

法苑珠林

宣室志

甘澤謠

南楚新聞

玉泉子

耳目記

金華子粹編

唐代叢書

廿之五

續苑珠林
宣宣志
世澤錄

尚楚新編
五家子
年日記

金華子碑仙



唐代叢書
世之五

法苑珠林

唐 釋道世編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用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噉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

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
女無提縈救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
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
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
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糞蜜
麩以罾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糞香
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噉咋寄從後斫蛇因蹣出
至庭而死寄人視穴得九女髑髏悉舉出咋言曰汝曹
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

之聘寄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
東治無復妖邪

封元則渤海長河人顯慶中爲光祿寺太官掌膳時于
闐國來朝食料餘羊凡數十百口王鉉託元則送僧寺
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食收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
陽大雨雷震殺元則於宣仁門外街中折其項血流灑
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此後猛行至蒿中
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旣而俱前

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卽擊胡猛卒獲免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叔高居陵田中有大樹十圍餘蓋六畝枝葉扶疎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數下樹人血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樹汗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又有一空處白頭老翁長四五尺突出稱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殺之四五老翁並出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所謂木石之獸夔魍魎者乎其代樹年中叔高辟

司空御史堯州刺史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愷各常雇人築室不
還其值作人求錢父鞭之曰苦實負錢我死當與爾作
牛須臾之間父死作人有牛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
橫絡周匝如人腰帶右腕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芻形
牛主呼之曰下公何爲負我犢卽屈前膝以頭著地瑜
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

永徽中汾州義縣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共
錢主佛前誓曰我若未還公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話

訖逾年而卒錢王家犉牛生犢子額上生白毛成路伯達三字其子任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於隰成縣啟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以布施焉

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今考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亡停縣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夜初見此女來粧飾華麗欲伸繾綣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遣

左右縛此生以爲私盜學生訴其事非惟得此物兼留
上下衣令遣人開棺檢之果無此衣旣見此徵於是釋
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
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
重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山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
曰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
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已暮前村尙遠臨賀
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

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
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
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塚塚口有馬屎及餘草周爲驚惋
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
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
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
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
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婦寢息衣皆有汚如

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
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
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
耶世之呼兒具陳本末李張金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
已生肉顏姿如故惟右腳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
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內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
復何言泣涕而別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旣而男從軍
積年父母以女適別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冢

所始欲哭之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卽時蘇活因負還家特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讞於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常在理之外非理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

晉東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臥廳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元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

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煮遂屏左右，便漸額面出。次頭形體額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尙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日。生日尙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酹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

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惟心
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漉其
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
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
吉曰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和初爲秘
書郎中小男敬慶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
世之孫

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爲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
知所在其父兄疑一仇家所害詣縣陳情義琰案之不

能得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至更深義琰據案俛首不
覺死人卽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乙打殺置於某所井
中公可早驗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尋覓義琰卽親
往果如所陳而仇家始具款服當時聞見者莫不驚嘆
葛由蜀羗人能刻木爲羊賣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
豪貴或隨之上緩山緩山高峻在蛾眉之西隨者皆得
道不復還故里語曰得緩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
山下多列祠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

其側作廨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
孝子作不已婦人求眠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
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以
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一狸卽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
吾婦何得誣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
男子因縛孝子赴官應償死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
獵犬則可知魅復來催殺孝子令因問獵事能別犬否
答曰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乃射殺之
視婦人復成狸矣

終

宣室志

唐張鷟編

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衙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爲震擊傾圯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爲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謫見於天安可逃其類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海岱之間出元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元宗皇帝嘗